

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

——读尔文先生的长篇力作《桃花湾》

陶广学

渊明苦苦寻觅的桃花源。

不过,桃花湾毕竟不是世外桃源,村民们自然被迫去面对各种忧患,甚至天灾人祸。包括入侵之敌的压迫与屠戮,自然或人为造成的饥荒与逃亡,时局动荡下的惶惶不安与名利诱惑下的勾心斗角,悲剧以喜剧,甚至闹剧的形式不断上演着……

然而,“桃花湾里没死人”!

更何况桃花湾有一位可敬的长者,生产队长陶二爷,这位小小桃花湾的主心骨,被乡亲们视作“神”一样的人。用时髦的话说,他是桃花湾的“教父”。虽然学问不大,他却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,练就出超人见识和一身胆略。他的智慧来自于生活,所以也适用于生活。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风吹雨打时,二爷总是那么从容,四两拨千斤,大都轻轻松松化险为夷。他78岁时,在日军挥舞着的刀下淡定地救下家中的老桃树;20多岁时,跟着湖北商人坐着马车南下武汉;在全国人民迎接翻身解放时,立即把用血汗钱刚刚置办到手的田产抛弃,从而没有被划为阶级敌人。解放后,他带着桃花湾的乡亲们艰苦创业、建设家园,也领着大家度过一个接一个的“难关”:

“大跃进”与“大炼钢铁”,他“顺势应景”,不仅把桃花湾的工作由落后逆袭先进,还成为上级推广的“样板”;三年灾害过粮食关,他独自守着道德底线,却也能宽容村民的“偷盗”;“小四清”、“大四清”的社教运动,在桃花湾也是雷声大、雨点小;接着由“破四旧”到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一阵紧似一阵,一关难过一关。于是揭发与批斗,造反与夺权,文斗与武斗,新仇交织着旧恨……

而且,每次运动,似乎总是和桃花湾的桃树过不去;“不管怎么折腾,闹到最后九九归一,就是要砍掉桃花湾这些幸存下来的桃树,彻底毁掉这片曾经拥有过桃花湾一代代人荣誉和梦想的桃园”。当然,在二爷的精心策划之下,在桃花湾全体村民的精诚团结、奋力抗争下,都折戟沉沙、草草收场了。最危急的是那场来势汹汹的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,造反派自以为手握“尚方宝剑”,调动“各路民兵”千军万马欲除掉桃树而后快,气氛空前紧张。二爷以退为进,将计就计,被“革委会”视作“资本主义毒草”的一颗“忠心”。于是风停雨住,复见彩虹。几经劫难的桃树,最终依然挺立着,只要春风一来就烂漫地盛开,夏天一到就果实累累。桃花湾仍旧是桃花湾。

大家都懂得陶二爷护卫桃花湾集体利益的苦心。可是,有谁明了他对乡亲们、尤其弱势群体关爱(如对地主分子兼外来户老爷的“样板”;三年灾害过粮食关,他独

努力坚守?还有对这片土地及生存于土地上的桃树和乡亲们的深情?在桃花湾一呼百应的陶二爷,无疑又是一位孤独的好汉。我们不能不对这位老人产生由衷的敬意。因为在那些年月,活着是多么不易,而且有尊严地活着,则是多么可贵。

桃花湾的乡亲们,饮着申河水长大,桃之夭夭,他们生就美丽容颜和怒放的生命,也拥有着温馨的情愫和顽强的灵魂。勤劳能干而又胆小怕事的周姑,心眼机灵的棒儿,憨厚的六爷,要强的大奶,斯文的表爷,温婉的表奶……连风骚的白奶和她不安分的女儿曼妮,装神弄鬼的么爷、咋咋呼呼的梁驼子,也不失几分可爱。一句“桃花湾里没死人”,振聋发聩!

尔文先生的《桃花湾》,是一幅描绘豫南水乡的风景画,是一曲吟唱着乡情的歌谣,也是一首抒发生愁的叙事诗。劳作始终是村民们生活的主题,小说以宏大叙事手法,全景展现了二爷和他的村民们一年中忙碌的播种与收获。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,他们在劳动中释放激情与力量,在劳动中培养才干与智慧,也在劳动中享受着生活的甜美与快乐。小说一环紧扣一环,详细叙述了春夏秋冬每一个生产环节。其间又适时嵌入劳作之后的休憩、斗嘴、嬉闹,还有那些具有浓郁的传统习俗的节日,如“大年的火”、“十五的灯”、“三月三的庙会”

等。前者紧张而有序,后者热闹而轻松,行文则一张一弛,摇曳多姿。加之一首首蕴含着茶香的山歌民谣,一句句粘连着泥土气息的方言俚语,更为小说增添了许多生动与趣味。他们浓浓的亲情、乡情、压抑的爱情,伴着欢乐,争吵,饥饿,疾病,爱与恨,生与死……家长里短,蜚语流言,山乡的人们,无论是欢笑还是哭泣,都因为真实而动人。这一切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。小说洋洋洒洒三十多万言,勾勒出桃花湾几十年来的历史,以及千百年的悠久深厚的文化。在轻松幽默的字里行间,在优美流畅的抒写中,跳动着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。

今天,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所谓的“城市化”,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:乡村如何留得住乡愁,哪里是乡村通往未来的出路,青山绿水与“金山银山”孰轻孰重……尔文先生的思虑也许还远远不止于此吧。

当然,小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例如当改革春风强劲吹拂的时候,当市场经济大潮滚滚而来时,桃花湾的人们将何去何从呢?在《桃花湾》中似乎找不到回答。不过,无论如何,我们都深深祝愿:桃花湾永远美丽,朵朵桃花在每一个春天里燃烧,能永远承载着正步步逃离故土的你和我的乡愁。这样,我们至少还可以在日渐渐行渐远的路上唱起: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,有我可爱的故乡……”

让脚亲吻泥土

肖东

在我小的时候,农村有一个专有名词——赤脚医生。可事实上,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都穿着鞋,很少赤脚的。我心想,这算什么赤脚医生呢?

小时候,我是很少穿鞋的,特别是在野外,大部分时间都是光着脚。那时候,农村的孩子没什么玩的,就是到野外疯,加上大人要安排看田、放牛、挖野菜、打猪草、砍柴火等活计,所以,野外作业是孩子的主要任务之一。在野外,我们在放牛、割草之余,就是玩水、玩泥巴,我们还常到田里挖荠菜、钓黄鳝、摸鱼捉虾等,天天在泥水里玩耍,脚和大地亲密接触,感觉穿鞋都是多余的。我喜欢这种感觉,赤脚亲吻泥土的感觉。后来,我随父母举家搬到县城里,双脚不再踏在泥土上,而是走在城市的马路上。当时,农村把考上大学叫跳龙门。跳出农村,就是吃上商品粮、端上公家饭碗,不再把脚踩在泥土上了。改革开放后,政府鼓励农民把脚从泥巴田里拔出走进城务工。现在加快城镇化进程,就是让农民尽快脱离土地,另谋出路,有时候想想,农民离了土地,是不是无根之草了呢?

小时候,我们的很多知识和技艺都是来自农村,比如,田里的庄稼是怎么生长收获的、地里的果蔬怎么种的、水里的鱼虾有哪些种类等,可以说,是泥土滋养了我们。现在,随着时代的变迁,我们的孩子都脱离了土地,城市里钢筋水泥的高楼和柏油马路隔绝了泥土,他们很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,电子游戏、手机微信、QQ等是他们知识来源和人际交流的主要渠道。上学看黑板,回家看平板,是他们的主要活动。虽然,离他们几步之遥的市郊还有泥土,但是,有几个家长愿意让他们在泥土里玩耍,大人们害怕泥土里的细菌和小虫子,更愿意带孩子去游乐场和旅游景区。在大人的呵护下,孩子都成了温室里的花朵,不会在田野里盛开了。

因为隔绝了泥土,孩子对农作物显得陌生和无知。我的一位朋友让自己的孩子去买葱,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葱,这位朋友反复对孩子说,葱的杆是圆的、绿的,根是白的,这样孩子才不会买错。还有我的一位亲戚的孩子到农村,看到地上有一堆牛刚拉的屎,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,就把脚伸进去,回来还兴奋地对大人讲,说自己发现一个好东西,把脚伸进去,还热乎乎的。

最近,我所在的报社张贴了一则这样的口号:只有接地气,才有真底气。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,落实“三贴近”,实现“走转改”,就是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基层,深入群众,采访第一手素材,而不

是坐在办公室里打几个电话就能写出好稿的。《河南日报》记者王天定,这个55岁的老记者,有一个绰号叫“王全省”。近30年来,他挎着照相机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市、县、区,究竟到过多少村子,采访过多少单位和个人,他自己早已数不清了。他只记得,每年下基层采访都在250天左右,见报照片都在400幅以上。王天定在《河南日报》负责“三农”摄影报道,到农村去,对于他就像是鱼儿游回大海,农村就是他的家,农民就是他的父老乡亲。他下基层,从不要公车接送,都是乘坐公共汽车、火车,而且一下去就是一两个星期。就这样,年年月月,他风尘仆仆走遍了全省每个角落。他经常对年轻记者说:“到基层采访,一定要带着一颗朴实的心,放下架子,扑下身子,诚心诚意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朋友,拍好片子。”就是这样一名普通的记者,走上了一条艰辛的摄影之路,他的足迹总是在基层的路,为此,他也成为第十一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。

人的成才像树木的成长一样,有时候因条件和自身因素的限制,不能在高度上实现突破,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气馁,要把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,从泥土里吸收更多的养分,把枝叶最大限度地撑开,让树身最大限度地增长,这也不失为成功的一种方法。

最近网上有个帖子,某人问城里有钱人,你们这么有钱,那么你们的理想和生活目标是什么?他们说,等我们再奋斗十几年,就去农村,买个农家院,养点鸡鸭狗猪,种点花草,春天挖野菜,夏天钓钓鱼,秋天扒玉米,冬天扫扫雪,没事的时候几个朋友打打牌,喝点小酒,吹吹牛,农村生活多美好啊!某人回家琢磨半宿,大悟:土豪的理想不就是我现在的的生活,我还追求个啥!走,打牌去!人有时就是这样,在城市里向往农村,在农村生活久了,又向往城市。但真正把脚伸进泥土里,有几个人能做到呢?

诗人艾青说过: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泥土中来的,最终还是要回归泥土,所以,我们一定要亲近泥土、了解泥土、热爱泥土。我喜欢让脚亲吻泥土的感觉,你呢?

“鸡公山猿猴”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杂文大赛
信阳日报社主办 信阳市委党校协办
信阳市委党校协办

猴年趣品猴联

郭旺启

文人趣联

2016年是农历丙申年,故称“猴年”。古往今来,人们留下了许多与猴有关的绝联妙对。在猴年来临之际,我们一起来看看猴联带来的无穷乐趣吧!

明代徐阶年少时就能与人吟诗对句。一次,他与老师在院内散步,突然刮起一阵大风,刮落了院内的鹤巢,几只雏鹤随巢落地。老师即景吟出上联:“风落鹤巢,二子连窠及地。”身后的徐阶应声而上,对出下联:“雨淋猿穴,众诸猴带露朝天。”徐阶对得自然流畅,十分工整,老师听后赞不绝口。

明代学士解缙幼时才思敏捷,善于做对。一天,他应邀赴宴,一位权臣故意当众讥笑他,出一上联:“二猿断木深山号,小猴子也敢对锯(句)。”解缙听后,便毫不客气地对出下联:“一马陷足污泥内,老畜牲怎能出蹄(题)。”在座的众人听了暗暗发笑,而那位权臣顿时面红耳赤。

相传,在清代一次文人聚会上,有人自恃才学不凡,出了一副上联:“三字同头左右友,三字同旁沾清酒,今日幸会左右友,聊表寸心沾清酒。”同席的文学家蒲松龄看不惯此人的傲慢态度,便对道:“三字同头哭骂骂,三字同旁狼狼狼,山野声嘶哭骂骂,只因道多狼狼狼。”此人听后,顿觉自讨没趣。相传,清代湖南某地有一新

一缕画香聚年味

张辉祥

年味弥漫在铿锵锣鼓中,弥漫在声声爆竹中,弥漫在张张年画中……

年画香满室,辞旧迎新!画与“年”为伴,就多了一份民俗的韵味,把日子烘托得格外红火。

儿时,临近春节的前几天,父亲便给我一些零花钱,让我去镇上的供销社买些自己喜欢吃的糖果,顺便捎几张年画、几副春联回来。而我总是把买糖果的钱省下一部分,为的是多买几张年画。那时的年画,政治性、革命性十分突出,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红灯记》等样板戏年画堪称当时的经典作品。当然,也有些天津杨柳青、河南朱仙镇等式样的风采画、民俗画,多以大好河山、年年有余、五谷丰登为主。我买了自己最满意的年画,欢快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每次贴年画,全家动手,其乐融融。先是“掸尘”,父亲找一根长竹竿,上面绑上一些细枝叶,将屋梁上、墙壁死角处的那些蜘蛛网、灰尘“掸尽”。然后是母亲把浆糊搅好,姐姐往墙上刷浆糊,我站在木凳上把年画一张张贴上去。父亲则在一旁

负责“看歪”,这边高点,那边低点,俨然是个“总指挥”。父亲说,什么年画贴什么位置,堂屋贴什么,香案上面贴什么,房间里贴哪种,都是有讲究的。另外,什么画贴什么朝向,也不能忽视,比如一幅奔马的画,马头就一定要朝向屋里,图个“金马驮宝”的吉利,胖胖娃娃的画一般贴在床头等。贴完年画,一时间,画香满室,破旧的房屋多了一些生机和色彩。在清贫的日子里,年画如一缕春风,裹挟着油墨的清香轻轻地拂进家门,让人们憧憬无限。

年画,是春节的一道亮丽风景。不论是左邻右舍,亲朋好友,大人小孩到你家走亲串门,一定都会很认真地欣赏、品味你家贴的年画,画面人边点头赞叹,边拱手向主人拜年,说些“雪大年气高”、“五谷又丰登”的话儿,伴着这暖融融的吉祥话,满屋子的人入了情、入了画……

父亲说,年画是年的文化符号,买了,贴了,新的一年才有奔头和盼头。从父亲的话里,我听出了年画是在传承着一种文化,渲染着一种吉祥,聚结着一种情怀,氤氲着一种年味。

为世银老师喝彩

舒化平

生活,让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;三是画面组织严密,意境深邃宏远,笔墨生动潇洒,作品既凝练又空灵耐看,给人鲜活渺远的画外想象空间。

世银从事美术创作早年就被一些业内人士看好,我也包括其中。那还是20多年前的事情。那时我刚到县文化局主持工作。推动县文化事业的发展,首要任务是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,而在罗山山水画之前就有较为雄厚的基础。这当然得益于当年下放罗山五七干校的王鸿、张步等一批老师。而要继续升华这一优势,建设一批实力雄厚的画家队伍是工作的关键。一天,通过一位在县教育局从事业务工作的同行引荐,我结识了他。他那时30多岁,瘦高身材,衣着朴素。他家住在一排红瓦平房的靠里,一家人的摆设比他的穿着更贫寒。房子人挤在一间屋里。就是这样的环境,世银却从没失去过对美术事业的孜孜追求的信心,他经常趴在课堂空出来的一块地面作画。记得当时看了他的几张画作,也听他谈了一些艺术探索的观点和想法,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从他的谈话中,你会发现美术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、灵气、悟性和执着精神。

这期间,我多次向县领导反映,想把他的调入文化馆,但教师受到改行限制,一直没能如愿。但每

次组织艺术写生,举办各种画展、赛事,我总是想到他。他也很热心,总是把参加这些活动当作拜师交友、提高自己的难得机遇。最后,我们甚至把他当成了文化馆从事美术创作的编内骨干。正是在这些活动中,世银的美术才气一天天凸显出来。大师的评价先不说,很多参观展览的普通观众对他的作品也好评有加。他的作品养眼,耐看,有嚼头,大家争相索求。更难得的是国家美术大师和美术评论家李宝林、张道兴、吴长江、孙克等,对他的艺术功力也大加赞赏。

世银并没有在大师的好评和读者的赞赏中沉醉,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光圈也并没有让他就此止步。这几年,美术界弥漫着一种浮躁气,艺术品充斥着铜臭味。但他却沉下身子默默耕耘,不事张扬,不凑热闹,他继续一手伸向传统,一手伸向生活,潜心创作,不断地研究并积累创作经验,不断地向大别山、太行山、江南、岭南的秀丽风光中寻找创作源泉。有时是在山里一呆数天,有时是一画就是通宵达旦。有时一个作品不如意,他凌晨三四点也要披衣下床,在画面上这里点点,那里抹抹,直到满意。正是这种对艺术的苦苦追求,正是这种拼命三郎的献身精神,使他的创作艺术与日俱新。

由于离开罗山,这些年我和世

银交往少了。近日相见,他给我讲了几个与画有关的故事,觉得有趣。

2008年奥林匹克艺术大会,他的《豫南金秋》获奖。在这次活动中,他结识到我国紫砂陶工艺的顶级大师吴小楣,吴的紫砂陶多次获得国家陶瓷艺术设计金奖,这次吴的作品也同时获奖。艺术是相通的,吴小楣带着夫人驻足北京美泉宫大酒店,世银的展品一下子像磁石吸引住他。正巧,吴小楣和世银被大会接待处安排在同一卧室,互致问候后,吴小楣得知他正是自己要找的艺术知己。大会结束之后,他很快把世银邀请到宜兴参观他的艺术创作室,琳琅满目的紫砂陶艺术品让世银叹为观止。吴小楣的作品曾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国际贵宾,这位历来吝啬自己作品外流的吴先生对世银却极为厚爱,把一对唐马嬉戏紫砂陶送给他。

近年来,世银的作品频频入选、获奖并参加国家级赛事展事,使他接触到不少国际国内的艺术家,并和他们建立了忘年之交。同时,正是参加这些活动,也使他获得了我国更多的前沿艺术信息,使自己的艺术眼界更加开阔。

世银的画日益出名,找他求画的人越来越多,但他们知道画的分量,都不好轻言张口。世银老师被聘到深圳鑫天隆画院工作,结识了一位同乡,这位同乡的妹妹是县医



桥映蓝天

郝光 摄